

# 鸡蛋轶事

□缪建红

“立夏胸挂蛋,吃了不疰夏。”

儿时盼着立夏并想吃煮鸡蛋的感觉,对于“奔六”途中的我有些遥远了,但一想起来仍是那么亲切。

往年“五一”期间,十多位在外工作生活的家人都会不约而同赶回如皋乡下老家,老宅畅叙,大快朵颐、其乐融融。

今年疫情吃紧,我和妻子在“五一”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傍晚,赶回老家探望独自留守的孃孃,陪今年82岁的她一起吃吃饭、聊聊天,顺便帮她备些常用药和食品。由于我要赶回参加一个紧急会议,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返程。孰料刚到南通不久,孃孃就打来电话,说细舅舅送来一盒鸡蛋,估摸有百十来个,还有六个大鹅蛋。

这位细舅舅是耄耋老母的堂弟,今年72岁了。长姐为母,长兄为父。母亲对她这位小堂弟也一直格外关照。记得我们孩提时候,母亲曾郑重请托本村的一位老木匠收小堂弟为徒。这次,细舅舅开电瓶车跑了二十多里来送蛋。孰料,他的堂姐即我的老母亲,春节过后就随我哥嫂去了上海,一直住在她孙女家。细舅舅送鸡蛋一事,倒让我浮想联翩起来……

**乡村“硬通货”**

20世纪60年代,在如皋西部高沙土地区,无论是鸡,还是鸡蛋,都是稀罕宝贝。当时,每户一般只能养两三只鸡,最多不超过十只,不然没那么多草料和粮食投喂;如果养多了,也容易被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

鸡蛋,一般社员都舍不得吃,等攒起一些来,卖到大队“双代店”(当时基层供销合作社委托村或农户开办的商店),才可以称盐、打酱油或火油(即煤油,点灯照明用),买些其他日用品;也可以等走村串户的货郎担子来了,换些针头线脑的稀罕玩意儿。当然,一个鸡蛋也可换上一大块敲砧糖(麦芽糖),让馋嘴的小孩乐个一整天。一句话,鸡蛋是硬通货,鸡就更为宝贝了。

**顺手牵“鸡”**

记得我五六岁时,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,酷暑难耐,忽然一阵狂风大作,乌云密布,有人喊了一嗓子“下雨喽”……大人们纷纷连奔带跑,赶往生产队晒场去“抢场”:人们纷纷随手拿起各种农具,迅速将摊晒的粮食集中堆成堆,用麦秸蓬头(当时一种用麦秸、草绳等编制成的雨具)盖上。转眼间,滂滂暴雨,倾盆而至……

雨住天晴,暑意全无,空气凉爽清新。大人们早已纷纷散去,我跟一同打猪草的小伙伴还沉浸在刚才大人们“抢场”场景的欢乐中。忽然,数声轻微的鸡鸣,引起了我俩的注意,掀起“蓬头”一角,两只母鸡静静地窝着……我和小伙伴面面相觑了片刻。记不得是谁先提议“各捉一只带回家,可以下蛋,也可以杀了美美吃一顿。”

懵懂的我提着重重的篮子回到家,惴惴地跟母亲说了这只鸡的来历。母亲听完后什么也没说,抱起这只鸡便出门,挨家挨户去打听这鸡的主人……

顺手牵回一只鸡,母亲再没提起过这事儿,但我一直印象深刻。

**“抗震”三件套**

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,各地防震的形势一下紧张起来。有意思的是,当时流传一种说法: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要为孙辈们预备“抗震神器”三件套。

其一,白玻璃盐水瓶一只。大人用棉线蘸煤油,绕盐水瓶底部数圈,点燃充分

# 芬芳一叶

燃烧后,快速淬入冷水中,瓶底掉落,一个完美的玻璃罩就有了。再配上托底和小煤油灯,铅丝捆扎固定,一个土法的马灯就制成了,小煤油灯的火苗无惧风雨,遇上地震照明也不成问题。

其二,炮仗一桶。炮仗即鞭炮,可在地震的极端情况下,用作“狼烟”,作为求救信号。趁大人不在时,我偷偷燃放了一只,左手握持炮仗底部,炸响之后手掌乌黑、半身麻木,险些酿成大祸。

其三,煮鸡蛋九个。据说,当时煮鸡蛋也和其他干粮一样,是预备在地震后度饥荒用的。相传当时就有小孩,当抗震紧急演练时,没想到害怕,没有赶紧逃跑,反而扯着母亲的衣角:地震了,快拿干粮吃……当时,鸡蛋真是奢侈品,外婆送了九个煮鸡蛋,我分得了三个。

外婆离开我们已30多年了,她老人家送给我们的煮鸡蛋,滋味令人念念不忘。

**“奖品”**

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,属于“长在红旗下”的一代。小学时是“以学为主,兼学别样”,农村学校不仅有寒暑假,而且还会根据农时需要,安排次数不定、长短不限的“(农)忙假”,虽然年龄较小,但也直接参与拾棉花、拾麦穗、打猪草等辅助性农业劳动。总体而言,那时候大多数人对文化学习不太重视。
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在周边小学担任算术老师,母亲是乡间远近有名的裁缝,每天抬着缝纫机为乡亲邻里缝制衣服,两人早出晚归。父亲的亲妹妹——我的孃孃,因腿疾留在家中,就一直帮衬着我们全家,照顾着我们几个兄妹的日常起居。

我上的初中,由原来的二年制改为三年制,随后农中(“农业中学”简称)停止计划招生。我们初二结束,前一批未考上正规高中的学生,其中不乏基础较好、天资聪慧,而高中招考中失常的翘楚,都平行并入和我们班同上初中三年级,因而对我们增加了学习的动力和考高中的压力。有一次,孃孃对我说:“如果你初三能考总分第一名,我给你煮七个鸡蛋。”

一次,我真考了个年级总分第一。孃孃真给我煮了七个鸡蛋。

**“处方”**

父亲离开我们快五年了,他罹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。我们起先未能觉察,仅视作一般老年退行性病变。后来症状逐步明显,我们做子女的就到处寻觅良医。

后来,经一位朋友引荐,我陪病重的父亲前往市区城山路一个小区,找通大附院一位退休十多年的顾姓女主任医师。顾主任七十出头,戴一副眼镜,精神矍铄、恬静温和,她的家可谓窗明几净、一尘不染。

顾主任总是心境平和,拿个橡胶榔头,在我父亲膝盖等处敲击几下,用听诊器在父亲的胸部仔细地听听,然后认真进行诊断分析,随后开出处方,交代病情现状、后续可能症状,以及用药、护理等方面注意事项,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总是耐心解答。

药补不如食补。我想尽尽孝心,就向顾主任咨询该给父亲吃哪些营养品。顾主任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:最好的恐怕还是炖鸡蛋羹,方便食用。她说,一只鸡蛋都能萌生出一只有生命的小鸡,营养足够丰富均衡,而且吸收率可以达到近乎百分之百。

鸡蛋,是顾主任开出的一剂食疗处方。对父亲来说,也是最好的处方。



落英缤纷 李斌

## 一九一五年的悲伤

□梅三

## 灯下漫笔

父亲去过新疆,路过戈壁大沙漠,内心感慨万千,特别想作首诗,一句也没能憋出来,诗与他隔着一层文化的膜。

有生之年,他做过一件好文化的事情。20世纪90年代初,城乡的差距,不仅是婚嫁上的不互通,还包括文化上分明的隔阂。一个乡下人家要想沾上点文化气息,那是耕种千年的老农和康乃馨的距离。打书橱,找的是村里最好的木匠,常年在村子里打家具的木匠,竟没见过真正的书橱,他依着父亲的描述,打了一张碗橱架子,上面两门是玻璃的,搁进去几本书,便是“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”。

在父亲眼中,书橱的存在,大概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,我们家从此在父亲的心里,便有点与众不同了。父亲并没多少藏书,全家寻觅过后,仅有的书也摆不满上面的两格。父亲去世了,家里重新装修,那张书橱便寿终正寝。

是的,像父亲和他的书橱一样,消失是一切存在过的事物的必然归路。据说,早些年,我们家也是有家谱的,大概是破四旧时自觉烧了,所以想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,已经没机会了。

前些天,我路过一条老街,很惊讶于它原有的规模,便想查查它的历史,从几年前县政协编的《如东地名掌故》寻得一点,但所获不多,便想起街东头苍松翠柏下肃穆的烈士陵园。在楼下附房里翻寻关于如东的书,竟找到一本《如东革命史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4年)。如此亲切的书名,突然让我想起,它是父亲的遗物,来自父亲的书橱。

翻开泛黄的书页,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读到这样的内容“若遇灾荒,田禾失收,加上地主、奸商乘机囤积居奇,外运粮食,牟取暴利,当地便米珠薪桂,民不聊生。一般耕农及市镇平民就要靠借债、清会、当物等艰难度日,而众多的佃农及贫雇农则无以为生,或卖儿卖女、或逃荒乞讨,苦不堪

言。1915年秋,掘港地区风雨成灾,海潮肆虐,粮棉鱼盐四项皆空,1916年便大闹春荒,许多贫民流为饿殍。掘港郊区有一寡妇无法生活,忍痛将自己的九岁女孩卖掉,得洋三角,而当时一瓶颐生酒(江苏海门生产的一种名酒)的价格即为二角四分,一个女孩的身价还抵不上两瓶颐生酒。当时,如皋东乡各地农民迫于贫困而悬梁自尽者、饥饿过度而倒毙途中者,屡见不鲜。……”顿觉,一九一五这几个字,离我好近,我和那个时代的人,一起生活过,我的奶奶出生于1914年。那一刻,泪水刷刷地就掉了下来,湿了书页。是的,1915年,一百多年前,这片土地上呈现的人间悲苦,其惨状,顿时浮现眼前,哀伤瞬时穿过书页刺痛我。父辈无法回答我的问题,现在都在这里。谁让我做了母亲呢?见不得卖儿卖女、见不得春荒饿殍、见不得悬梁自尽、见不得倒毙途中……

穿过书林,有时停留片刻,有时一晃而过,到今昔我才清楚,由父辈而起的文化幻梦,到我这里可以将书视为一个世界,原来还只是一个过程,这过程是为了让我与生命中真正的书碰上,让我拥有阅读它的能力。这样貌似不起眼的一本书,却成了帮助我通往来路的书,这来路,又岂是我一个人的?那些炮声、枪声、风雨雷鸣声都在其中。

是的,同样一本书,不同的人认知是不一样的,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环境下认知度,感觉都会不一样,而真正听懂的,又有几人?

今天我找到它,是出于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并穿过张謇的足迹,以及我走访的那条叫做大同的老街。它的名字,据说 是从大豫垦牧公司和同业垦牧公司各取一字来,在此之前,路过那个地方的人,或许也如《百年孤独》中说多年以前的马孔多一样“是个二十多户人家的村落,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,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……”